

迦楼罗大翼音

卷二 天 二 禁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迦楼罗火翼 著

卷二 灵二 梦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上海勁潮大生文化傳媒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苍灵三梦 / 迦楼罗火翼著. —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4.6

ISBN 978-7-5322-8971-4

I. ①苍… II. ①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J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0608号



著 者: 迦楼罗火翼

责任编辑: 张维辰

封面插图: Vison

装帧设计: Vison

技术编辑: 尹尧

出版发行: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)

印 刷: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9x1194 1/32

印 张: 8.25

印 数: 0001-5000

版 次: 2014年6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14年6月第一次

书 号: ISBN 978-7-5322-8971-4

定 价: 26.00元

目录

 沧 海 · 遗 珠 	chapter 1	木兰桨	
		沙棠舟	2
	chapter 2	离鸾操	13
	chapter 3	沧海迷城	26
	chapter 4	炎之花	42
	chapter 5	伤痕	59
	chapter 6	遗珠	80
 苍 山 · 万 重 		引言	86
	chapter 1	灵与狂	94
	chapter 2	云沼	108
	chapter 3	夏灵祭	124
	chapter 4	魑	143

161	chapter 1	捕风
172	chapter 2	绛阙
181	chapter 3	小七
189	chapter 4	玉局
198	chapter 5	鳌光
206	chapter 6	炼形
216	chapter 7	镜宫
227	chapter 8	前尘
236	chapter 9	旧梦
246	chapter 10	寻星



苍

穹

霞

想



苍 · 海 · 遗 · 珠

苍海遗珠

Chapter 1 木兰桨 沙棠舟^①

当茜色衣裙的少女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感到有冰凉的指尖正拂过自己额头，她心中一惊，本能地推开那双手，却被对方蓦地按住，御帘后摇曳的烛光里，一位白衣女子正朝她作出噤声的手势。茜衣少女疑惑地皱起眉头，警惕地注视着对方残月般的明净而哀愁的玉颜。

“她是不是醒了，夔姬乐正^②？”这时帘外传来一个清朗高傲的年轻男声。白衣女子瞥了帘外一眼，这动作牵动她发髻上蟠着的白玛瑙夔龙，正如炎帝神农氏凤族的贵妇喜欢将自己真身的羽毛编在发辫中一样，黄帝轩辕氏龙族的淑女们总是佩戴真身形状的首饰，看来这女子正是如今至高天帝的族人。她端然应答道：“鳞姬她依然在昏迷中，颛顼少主。”

比起中央天帝黄帝的嫡孙，北方天帝颛顼殿下的尊讳，更让刚苏醒的

【注释】① 木兰桨、沙棠舟：传说中芬芳的辟水神木，以此为舟桨可不会沉没。

② 乐正：古代在宫廷中负责管理音乐的官名。

少女不解的是“鳞姬”这名字，她忍不住低声道：“鳞姬是在说我吗，可我……”

然而被称为“夔姬乐正”的白衣女子却严厉地悄声打断她的话：“给我记住——不管你以前是谁，有过怎样高贵的名字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鳞姬，只是鳞姬！”

这里究竟是哪，这些到底是什么人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对了，是因为海——自己差一点葬身于那片珊瑚海结界之中……刚刚获得“鳞姬”之名的茜衣少女终于冷静下来，慢慢重拾被纷至沓来的状况冲散的记忆……

自己正在横渡东海！雪也似的珊瑚像白森森的獠牙铺满海底，漫漶在珊瑚之上的并不是咸水，而是幻力形成的万顷波涛；那止水呈现出一种凄凉的薄青色，烟霭氤氲，雾气迷蒙；无数沉没海底的幽魂无处可去，只能化成琉璃灯般的迎魂火，无休止地在寂静的海面上游弋徘徊。自己就是要渡过这片绝望的水面，抵达瀛海中央的帝都——苍天之岛。

木兰桨、沙棠舟，少女曾以为凭借这两件传说中的神器就能穿越结界。最初的航行的确是顺利的，可谁能料到波平如镜的海面瞬间就掀起万丈狂澜，此刻操舟本已艰难无比，可少女却只能用单手摇桨——她的右手在紧要关头竟还牢牢握成拳头。仅以左手与汹涌而来的波涛奋力对抗，少女最终身不由己地被甩出船外，坠入黑沉沉的幻水之中……

如果不是手中还紧握着木兰桨，少女恐怕早就被波浪吞噬了。明知自己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战胜大海，但一个念头始终支持着少女奋力挣扎——不能这样死去，在抵达苍天之岛，找到“那个人”之前，自己决不能死去！也许上天就是看到这执著的决心，才会让那艘船出现在茜衣少女面前吧……

不知从何处驶来的沙棠楼船缭绕着金色光芒，巨大而尖锐的船头劈开白浪，从波峰间平稳地航行过来。在少女被幻水模糊的视线中，依稀映现

出傲立在船头的剽悍身影，疾风嚣张地扬起那男子的黑衣，吹得他一头黑发战旗般飘舞，仿佛从亘古之前他就已站在那里，并将君临狂暴的风浪，直至沧海湮灭，化为桑田。

一瞬间的失神，激浪却百倍的汹涌，劈头盖脸地打过来，木兰桨也在漩涡里翻卷着，少女的身体随之旋转着沉溺下去；白珊瑚的枪林剑树正戟指海面，等待着刺穿沉入水底的猎物……

就在这时，屹立船头的男子曳起一道闪电似的寒光，轻盈劲捷地飞身而起。依赖那变化万端的清冷青影，背后没有凤族双翼的他，却可以无视大地的束缚，自由翱翔。黑衣男子刹那间就飞到少女面前，波光模糊了他的面容，但那努力递来的手却昭示着他不可忽视的存在感：“抓住我啊！还磨蹭什么？”身处危境的少女耳中，传来对方焦急的呼喊。

茜衣少女此刻的心情更加焦灼，握住木兰桨的左手无论如何也不能松开，她本能地伸出蜷曲的右手——并不是不想去抓，而是根本无法抓住啊！自从童年时代意外受伤之后，这右手就紧握成拳，再也不能伸开……

“快点抓住我！”黑衣男子的吼声像雷声撕裂混沌的天空，少女反射性地挥动右手，捕捉那稍纵即逝的生机。她的拳头一下子撞上男子的指尖，就在接触的瞬间，如同雷火降临的电殛感奔涌过少女的血脉，她右手五指竟蓦地张开！翻腾的万丈狂澜中，轰鸣的震耳潮音里，少女和黑衣男子就在这一刹那，十指紧扣了……

“那么，我现在应该是在那艘船上了，可救我的那个人……是谁呢？”御帘后，烛光下，回忆起一切的茜衣少女鳞姬喃喃自语着，低头注视伸展自如的右手手心，那里印着一枚小小的伤痕，花瓣一样绽放的伤口沁着淡淡的玫瑰色，如同绯红的六出飞雪……

还来不及细想，鳞姬的思绪就被掀开御帘的声响打断了。突然变得刺眼的光线让她慌乱起来，不等举起衣袖遮在眼前，逆光里一个高大的身影就已夺去她全部的视线……

大海呼吸般起伏的脉动里，那男人如同凭空涌起的云山一般静立着，散乱的黑发还带着潮水的气息。他沉稳地放下帘幕，完美地将力量与野性隐藏在无懈可击的高贵举止中。从背后投射过来的火光模糊了容颜，但那双湛蓝的眼睛却鲜明地烙印在鳞姬眼底。那是一双无星之夜般深邃的眼睛，在这严酷地包容着一切的苍穹之下，少女一瞬间有种无处遁形的错觉。

会不会就是他？在风暴之海中救了自己，让自己的右手恢复正常的人是不是这黑衣黑发的青年？这念头在鳞姬心里一闪而逝。

“您怎么就闯进来了，颀项少主？”乐正夔姬的声音里包含着不动声色的责备，她轻轻振动衣袖，光线的变化勾勒出嵌在布帛中的缕缕银丝。原来这位青年就是最年轻的天帝——目前尚处于试炼期中的北之颀项。他傲岸地沉默着，用霜风般的眼神审视着鳞姬。

“颀项少主，别忘了夔姬不再是你们玄天城的人了！她现在是为少昊帝的乐正，不仅有可能成为妃殿下，还将掌握他一半‘权柄’哦，虽然那东西很久没出现了！”优雅的男声从颀项背后响起。伴着话音，珠帘再一次被打开，两位青年先后走入。说话的那位随意披着织满水波的黑丝袍，身材修长，举止如同久经打磨的玉石般从容圆润；另一位与他相比则像挺立在风刀霜剑中的刚毅顽石，墨黑的铠甲衬托出稳重如山的坚忍与忠诚。他们同样将被海风濡湿的黑色长发散在肩头，与颀项一起错落站立着，让人联想到正在小憩的傲慢猛兽。

“水神共工大人，海神禹强大人。”夔姬分别行礼。水波长袍的男子

打趣道：“叫我共工就可以了，未来的妃殿下！”铠甲之男则面无表情地点头回礼。鳞姬有些讶异地窥看着来人们——自己竟浑然不觉地与北水系^①的豪强贵族同船而渡！且不说修业中的北方天帝，就算是水神共工和海神禺强，也都是黄帝御前身负强大异能、操纵巨大权力的重臣。不过更让鳞姬迷惑的是，这三位俊美黑发青年都身着北方的吉色黑色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谁都有可能是从巨浪中救起自己的人。

颛顼瞥了同伴一眼，冷淡地指向鳞姬：“本来乱闯结界的狂徒是该葬身海底的！这个就交给我处置。”

鳞姬顿时瞪起眼睛，正欲反驳，夔姬却悄悄按住她，仪态雍容地转向颛顼：“这怎么行！鳞姬是最重要的弟子，她难舍师徒之情才冒险追来……”

“难怪你坚持要救她！”颛顼冷笑一声，“可你的首席弟子不是驩姬吗？在我的玄天城中住了这么久，你从未提起过有这样一位学生！”

夔姬言语淡定：“鳞姬天分极高，如同毫无瑕疵的白璧，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，尽心尽力地琢磨。我怕她受外界影响不能成器，所以一直在秘密教导。”

“可随你来到苍天之岛的乐正补^②是驩姬……”颛顼的语气里暗藏着威胁。

“夔姬从来就没说过驩姬是乐正的继承人哦！”斜靠在沙棠柱上的共工突然插了一句。

“难道共工大人是说，这突然冒出来的鳞姬才是乐正补？”颛顼将锐利的眼光投向悠游自在的水神，“那么，就请她拿出证据来！拿出足以成为未来乐正的证据！”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，年轻的北方天帝便拍手扬声

【注释】① 北水系：根据五行学说，东南西北中五方，分别对应木火金水土五行、青朱白黑黄五色。

② 乐正补：乐正官的继任者。

呼喊：“骊姬，请将夔姬乐正的‘烟风’呈上来！”

随着呼唤，重重珠帘次第响起阵阵琳琅声。一位身披青纱衣的少女走进室内，发髻上的黑色骊龙随着她细碎的步伐轻轻颤动着，青衣少女怀中抱着一张雕刻螭龙的七弦琴，琴上装饰着华丽的铭文——烟风。

“骊姬，有劳了。”颀项接过烟风，不由分说递到鳞姬手上。这一瞬间，为难的神色掠过鳞姬眼角，她低头偷偷看了夔姬一眼，对方端谨地垂着头，冷然道：“难道您有所怀疑吗？颀项少主？”

“但我等三人护送乐正前往苍天之岛，却让来历不明的人随行，未免有失谨慎；万一使少昊帝遭遇危险，就更是追悔莫及了！所以冒犯之处，还请乐正见谅！”虽然措辞客套，颀项的语调却咄咄逼人。

这入情入理的一席话让夔姬也无言以对，她有些担心地斜睨着自己“最有天分的弟子”。鳞姬则犹豫地抚摸着琴弦，颀项的要求使她陷入窘境——她实在不会弹奏任何乐器，与其不成腔调地胡乱拨弦，让人耻笑，还不如……

“可否让我替这位姑娘……”还没有弄清状况的骊姬怯生生地解围道，却被颀项冷冷地打断：“你有资格与我说话吗？”骊姬顿时惊慌起来，求救般地看向师尊，夔姬朝她点点头表示无妨，柔顺的少女这才惶恐地退到了一边。

“未免太欺负人了吧！”目睹这一切的鳞姬一下子站起来，毫不畏惧地直面颀项几乎要将人血都冰冻起来的视线，“颀项少主，我知道你身份高贵，可是也不用这么盛气凌人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证明我是否精通音律吗？即使不用这张琴，我也可以拿出证明来！”鳞姬说着，转身将烟风塞回骊姬怀中，趁机向这脸色苍白的少女做了个“不必担心”的鬼脸，被她的自信感染，手足无措的骊姬也不自觉地露出淡淡的微笑。

鳞姬环视宽阔的船舱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，她随手摘下御帘中的一串珠子，轻轻地摇晃起来，五色的琅玕玉在她白皙的指尖映射出炫目的光芒，一阵清越的节拍随即流淌而出，乐正夔姬立刻了然于心地点头——原来鳞姬是在寻找击节的工具，小小一串珠玉竟被她摇出玎琮的节奏。

禺强一脸茫然，而娴熟风雅技艺的共工则抱起双臂，摆出了一副看好戏的姿势——击节再妙也只不过是雕虫小技，且看这少女能有什么能耐，翻出新花样来证实自己的能力！

数声珠玉清响之后，船舱里突然回荡起雏凤的娇声，一片灿烂的花海霎时呈现在众人的眼前，水晶一样透明的晴空里，朱鸟的羽翼从和煦春阳之中翩翩掠过，明媚微风翻动芊芊花萼，空气里荡漾起醉人的芬芳……片刻后沙棠舟上的人们才反应过来，那是歌声的幻象，是鳞姬在击节而歌！

在黄帝所统治的广袤土地上，从没有一张琴、一管笛能发出这样美妙的声响，这宛如梦幻的音韵应当属于仙界而非人间！就连窗外游荡的迎魂火竟也慢慢平静下来，三三两两地逡巡着靠近船舷。袅袅歌声停息后良久，共工才长长地叹了口气，率先打破沉默：“这样若还不能继任乐正，怕是无人能胜任此职了！”

一听见“继任乐正”这几个字，谦恭的骊姬困惑地抬起头，正想说什么，却被她的师尊用眼神制止了。夔姬敛衽而起，不卑不亢地说道：“请问还有什么疑问吗，颛顼少主？”

看到冷傲的北方天帝一时语塞的样子，风流俊逸的共工也跟着说笑道：“其实颛顼少主根本不必费心的，就算是犯人，也该带上岛交给少昊帝处置嘛！”这几句话看似简单却暗含机锋，讽刺北方天帝越俎代庖。颛顼果

然深深拧起眉头，注视鳞姬的视线也越来越冰冷了……

“鳞姬或者骊姬，不能上岛。”突然间一个冷涩的语声响起，众人的视线顿时转向说话者的方向——一直缄口不语的海神禹强用最简明的句子表达自己的看法，随即又陷入沉默。

“是了！”颀项恍然大悟地击掌，霎时展开眉头，“依照苍天之岛的规矩，乐正只能带一名乐正补赴任，此外就连贴身侍女也不能随行！夔姬乐正，鳞姬与骊姬之中，你只能选择一人带上岛！”

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乐正的弟子们一时间面面相觑。夔姬的表情也渐渐凝重。不待她开口，鳞姬已急步走到她和颀项之间：“无论如何我都要上岛！做不做乐正才不希罕，我只要去苍天之岛！”

“苍天之岛岂是你随意来去的地方？”颀项厉声喝道，“乐正拥有以音乐的柔性感化鬼物，调和戾气的强大力量，是再神圣不过的职位！怎容你出口褻渎！”鳞姬顿时被那强悍的气势震慑，不由自主地后退，颀项却紧逼过来：“你既然不屑做乐正，又为何执意要登上苍天之岛？你究竟是何居心？”

“颀项少主！您的话未免太严厉了！”夔姬脱口而出，第一次失去了端庄和娴静。共工也忍不住讽刺道：“少主多虑了吧！就算你再担心少昊帝的‘权柄’被人谋算，也不该怀疑乐正的弟子别有用心！”

一听到“谋算权柄”几个字，颀项的脸上顿时凝起寒冰，他也不理共工，只是逼视着夔姬：“乐正阁下，我不认为骊姬像这样言行不谨，您也会如此袒护！难道这狂妄的丫头比勤勉谨慎的骊姬更重要吗？”

——这个话题偷换得危险，不知不觉间，颀项已将夔姬推入二者必选其一的被动境地！

作为旁观者，即便是面无表情的禹强在听到这席话时也微微震动了一下眉头，夔姬更是深锁眉头，艰难地开口道：“鳞姬……只是年幼无知，请您宽恕她……”

颀项一瞬间沉默了，随着从胸腔里鼓荡起的低沉冷笑，他缓缓地开口：“宽恕她？也就是说，乐正您要我放过鳞姬？”

感觉到谈话有些异样，却不知道颀项究竟是何用意，夔姬犹豫地点了点头。只有共工意识到了北方天帝的弦外之音：“你说把人交给你处置就是这个意思吗？虽然擅闯结界是大罪，但也不至于现在就置她于死地啊！”

然而颀项的语声却间不容发地响起：“也就是说乐正要带上苍天之岛的，只有鳞姬！”这句话让驺姬顿时睁大惊慌的眼睛，求救似的望向师尊，却被颀项一把拖住衣袖按在舷窗上。

“你要干什么？”在所有人做出反应之前，鳞姬已惊呼着去拉驺姬，却被颀项一把推开。共工也慌了手脚：“她们又不是十恶不赦的逆贼！就算违规将她带上岛，少昊帝为人宽容，问明来历也不会过于追究的！”

颀项的眉头越拧越紧，他扼住驺姬白皙的咽喉，一点点地将她推向舷窗外：“这要等夔姬乐正做出决定——能上苍天之岛的只有乐正补，余下的那个就是妄图穿越结界的逆贼，我有权裁罚！”

面对突然降临的死亡，驺姬惨白的面孔因惊恐和痛苦而扭曲着，她努力开阖嘴唇想要高喊什么，却一声也发不出来。阴冷的笑容慢慢浮现在颀项眼角，他凝视着驺姬痉挛的咽喉：“夔姬乐正，这里离帝都已经很近了！请在我数到三之前给我答案，侍奉你这么多年的驺姬以及这个白璧无瑕的天才，究竟谁才是你‘最重要的弟子’……”

低垂着颈项的夔姬一动不动，但握紧衣角的手指却灌注了难以想象的

力量，她是在用这个动作压抑内心激烈的挣扎吧。鲛姬无法理解她的镇定：

“鲛姬她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脱口而出的尖锐高喊几乎不像鲛姬的声音，鳞姬一下子被那气势震慑住了，她难以置信地环视着室内的人们，不明白他们怎么能眼睁睁的看着这滥杀无辜的暴行发生。颞项的侧脸映入她的眼帘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他的左脸映着船外海波的碧青色，显得那么诡异冷酷。他扼住鲛姬，从端丽的嘴唇间吐出低沉的音节：“开始了……—……”

“你不可以这样！”鳞姬呼喊着想冲过去，却被面若冰霜的鲛姬一把拉住，这时颞项第二声计数响起，寂静的船舱里只余下鲛姬徒然踢打舷窗的声音。鳞姬反手握住鲛姬的衣袖：“乐正，鲛姬……鲛姬的性命就在……”但是这句话并未能讲完——鲛姬的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，鳞姬已从她凄艳的容颜上，看到了冰冷的决心！

“鲛姬是为你死的！”虽然没有开口，但她眼神已分明诉说着这句话——“她是为你死的，为鳞姬你而死！”

“不可以！”鳞姬松开乐正返身奔向鲛姬，然而颞项的第三声计数就在这一刻像弹丸般激射而出。纱衣拂过鳞姬指尖，柔软的触感还清晰地残留着，但那道青色的瘦弱人影已越过舷窗，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，就坠进不知何时恢复平静的珊瑚海之中……

苍青的止水上，幽蓝的迎魂火阴森地漂浮着，珊瑚张开惨白的巨口，无声无息地吞噬了那年轻娇美的祭品。

鳞姬伏在窗棂上，无法移动一步，她瞪视着波澜不兴的海洋，不能相信刚刚还在微笑的少女，就在这片刻之间化成了飘荡在东海中的孤魂……

就在这时，水面突然荡起丝丝细碎的波纹，一阵沉郁悠扬的乐声被海

风吹来，沁入人们耳中。那声音有水的澹远，有风的飘忽：时而婉转轻扬，带着落花般娇柔的媚态；时而高亢激越，恍如白鸟鼓翼迎向朔风；时而空灵飞动，映现出明月下层峦叠嶂的群山……

片刻后鳞姬分辨出，这是鼓瑟的声音。这曲子正是自己方才唱的那一段，与明朗的歌喉不同，这不知身在何处的乐手演奏得如此哀伤，仿佛是献给那香消玉殒的少女的镇魂歌……

鳞姬下意识地抬头望向乐声传来的方向，却惊讶地发现航路的正前方，一座硕大无朋的珊瑚岛拔地而起，直插云霄，遮蔽她全部视野。和漂浮的银蓝冰山不同，这岛屿呈现出一种不透明的洁白，纯粹而奢华。无数嶙峋的怪石朝高空尽情伸展，守卫着一座座玲珑剔透的宫堡，这些宫堡凭依山势而建，层层升高，一派浑然天成的鬼斧神工。远远看去，岩礁下巍峨的水门如同巨龙之口正轰然开启——吊离水面的白珊瑚栅栏就是那尖锐的龙牙。

沙棠楼船缓缓驶近岛屿，一段高峻的巉岩像钓台一样凭空斜刺而出，凌驾于海上。从这块怪石下驶过，可以看见海水退去的浅碧色痕迹，无数行将熄灭的魂火像贝类一样紧紧贴附在岩石与水面交界之处。船行驶到这里，乐声凄艳哀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久违的眼泪竟慢慢涌上鳞姬的眼眶。她抬起朦胧的双眼，只见危岩上欹坐一位白衣人，风姿清冽到几乎与白珊瑚浑然一体的地步。由于遥远的关系，鳞姬看不清他的姿容，但那种超尘拔俗的神仙风骨，就算距离再远也凛凛然吹拂到面前。

鳞姬不由自主地抬起头，这一刻，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——注视着巉岩之上的白衣人，颀颈的表情竟像变了个人一样，温柔得如同徐徐吹拂的海风……